

“反科学”叙事

本电子书探讨了将转基因批评者标记为“反科学”的哲学基础，将其根源追溯到科学主义和将科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运动。

打印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



转基因辩论
对优生学的批判性视角

目录 (TOC)

1. 现代宗教裁判所

- 1.1. 🛡️ 《科学美国人》：像打击恐怖主义一样打击反科学
- 1.2. 🇵🇭 菲律宾农民被描述为反科学的卢德分子
- 1.3. 🧑 哲学教授 Justin B. Biddle
- 1.4. 🇷🇺 科学联盟：转基因反对者和俄罗斯巨魔对科学产生怀疑

2. 🤔 哲学根源

- 2.1. 🧑 哲学家 Friedrich Nietzsche 谈科学试图从哲学中解放出来

3. 😡 科学霸权

- 3.1. 🧑 哲学家 Hereandnow
- 3.2. 🧑 哲学家 Daniel C. Dennett

4. 结论

- 4.1. 🧑 哲学家 David Hume 论科学与价值观

“反科学”叙事

现代宗教裁判所

近年来，科学话语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批评者和怀疑论者，特别是质疑🧬优生学和转基因的人，被贴上反科学或反科学的标签。

这种言论往往伴随着要求起诉和镇压的呼吁，与历史上的异端宣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将揭示，这种反科学或对科学的战争叙事不仅是对科学诚信的辩护，而且是根植于科学主义和数百年来试图将科学从道德和哲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根本教条缺陷的表现。

现代宗教裁判所的剖析

宣称个人或团体反科学是迫害的依据，这与过去的宗教审判如出一辙。这并不是夸张，而是科学和公众讨论的最新发展所证实的令人警醒的现实。

2021 年，国际科学界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要求。据《科学美国人》报道，他们呼吁打击反科学，将其视为与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同等的安全威胁：

(2021) 反科学运动正在升级，走向全球并杀死数千人

反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 and 高度致命力量，它威胁着全球安全，就像恐怖主义和核扩散一样。我们必须发起反攻并建立新的基础设施来打击反科学，就像我们应对其他更广泛认可和确立的威胁一样。

反科学现在是一个巨大而可怕的安全威胁。

来源: [Scientific American](#)


这种言论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学术分歧。它是一种战斗号召，认为科学怀疑论不是科学进程的自然组成部分，而是对全球安全的威胁。

现实世界的例子：🇵🇭 菲律宾案例


菲律宾反对转基因的案例是这一说法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鲜明例子。当菲律宾农民摧毁未经他们同意秘密种植的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田时，他们被全球媒体和科学组织指责为反科学的卢德分子。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被指责导致数千名儿童死亡——这一深刻的指控在呼吁打击反科学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具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意义。



**GOLDEN RICE, NO ENTRY!
SHUTDOWN IRRI!**

(2024)  菲律宾转基因黄金大米：反科学审判的典型案列

来源: [/philippines/](#)

将转基因反对者贴上反科学的标签并非孤立事件。正如哲学家 [Justin B. Biddle](#) 在其对该主题的广泛研究中观察到的那样，这种说法已在科学新闻中普遍存在。Biddle 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副教授兼哲学辅修主任，专门研究反科学和反科学的叙述。他的工作揭示了这些概念如何被用来对付科学共识的批评者，特别是在围绕  优生学、转基因生物和其他道德敏感的科学事业的辩论中。




(2018) “反科学狂热”？价值观、认知风险和转基因争论

“反科学”或“对科学开战”的说法在科学记者中很流行。虽然毫无疑问，一些转基因生物的反对者有偏见或对相关事实一无所知，但将批评者定性为反科学或参与科学战争的笼统倾向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来源: [PhilPapers \(PDF备份\)](#) | 哲学家 [Justin B. Biddl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iddle 警告说，将批评者一概归类为反科学或参与科学战争的倾向既是**误导也是危险的**。当我们考虑到反科学的标签不仅被用来使事实分歧失去合法性，而且使对某些科学实践的道德和哲学反对失去合法性时，这种危险就变得显而易见。

这种言论的一个例子来自科学联盟，该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反对转基因的行为等同于  俄罗斯的虚假宣传活动：

(2018) 反转基因行动引发了对科学的怀疑

俄罗斯巨魔在食品安全中心和有机消费者协会等反转基因组织的帮助下，在公众对科学的怀疑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来源: [科学联盟](#)

将转基因怀疑论等同于散播对科学的怀疑，并将其与俄罗斯  巨魔相提并论，这不仅仅是一种华丽的辞藻。它是一种更广泛的叙事的一部分，将科学怀疑论框定为对科学本身的侵略行为。这种框架为反科学叙事更极端的表现形式所要求的起诉和镇压铺平了道路。

反科学叙事的哲学根源


要 了解反科学叙事的真正本质，我们必须深入探究其哲学基础。从本质上讲，这种叙事是科学主义的表达——相信科学知识是唯一有效的知识形式，科学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包括道德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的最终裁决者。

这种信念的根源在于科学解放运动，这是一场长达数个世纪的努力，旨在将科学从哲学和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哲学家 Friedrich Nietzsche 早在 1886 年就在《善恶的彼岸》（第 6 章 - 我们学者）中观察到的那样：

科学人的独立宣言，从哲学中解放出来，是民主组织和解体的微妙后果之一：学者的自我荣耀和自负现在到处盛行，并且在其最好的春天——这并不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自吹自擂是甜蜜的。这里也是民众的本能呼喊：“摆脱一切主人的自由！”在科学取得了最令人高兴的结果之后，它抵抗了神学，它已经成为神学的“婢女”了太久了，现在，科学以它的肆意和轻率的方式提出为哲学制定法律，并反过来扮演“主人”的角色。 - 我在说什么呢！在自己的帐户上玩哲学家。



科学自主性的追求产生了一个悖论：要真正独立存在，科学需要对其基本假设具有某种哲学上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由对均变论的教条信仰提供的——均变论认为科学事实即使没有哲学也是有效的，与思想和 ∞ 时间无关。

这种教条主义的信念使科学可以宣称某种道德中立性，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因此对它的任何道德判断都只是反映了科学文盲。然而，这种中立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立场，当应用于 **价值观** 和  道德问题时，就会产生严重问题。

(2018) 不道德的进步：科学失控了吗？

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对其工作的道德反对是无效的：根据定义，科学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因此对科学的任何道德判断都只是反映了科学文盲。

来源: [New Scientist](#)



科学霸权的危险

这种科学霸权的危险性在 🦋 GMODebate.org 上以电子书形式发表的流行哲学论坛讨论中得到了雄辩的阐述：



(2024) 论科学的荒谬霸权

一本没有结尾的书.....近代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哲学讨论之一。

来源: 🦋 GMODebate.org

论坛讨论的作者 🐉 Hereandnow 认为：

实际的纯科学是一种抽象.....从中抽象出的整体就是全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本质充满了意义，无法估量，显微镜无法解决。

... 当科学采取行动来解释世界是什么时，它只在自己的领域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哲学是最开放的领域，它不应该屈服于此，就像不应该屈服于编织科学或砌砖工一样。哲学是包罗万象的理论，试图将这种东西纳入科学范式简直是荒谬的。

科学：认清自己的位置！它不是哲学。

(2022) 论科学的荒谬霸权

来源: onlinephilosophyclub.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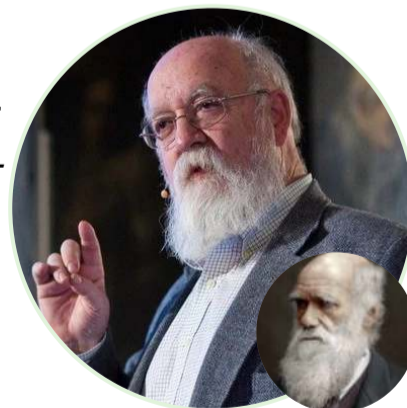
这种观点挑战了科学可以完全脱离人类经验和价值观的观念。它表明，试图这样做——宣称一种纯粹的客观性——不仅是误导，而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第 3.2. 章

Daniel C. Dennett 与 🐉 Hereandnow 对比

Hereandnow 和另一位用户（后来被发现是著名哲学家 Daniel C. Dennett）之间随后展开的讨论表明了哲学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刻分歧。Dennett 代表了一种更科学的观点，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哲学探究，并表示我对这些人一点兴趣都没有。当向他展示一份曾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哲学家名单时，他回答说“一点兴趣都没有”（ ^ ）。




这次交流凸显了反科学叙事的核心问题：认为哲学研究与科学进步无关，甚至有害。


查尔斯·达尔文还是丹尼尔·丹尼特？


结论：需要哲学审视

反科学的言论呼吁起诉和压制科学怀疑论，这代表着科学权威的危险扩张。它试图通过退回到假定的经验确定性来逃避现实的根本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确定性是虚幻的，它建立在无法经受哲学审视的教条假设之上。

正如我们在关于  优生学的文章中深入探讨的那样，科学无法成为生命的 **指导原则**，正是因为它缺乏解决 **价值** 和意义问题所必需的哲学和道德基础。这样做的尝试会导致优生学等危险的意识形态，将生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降低为单纯的生物决定论。



- ▶ “科学与摆脱道德的尝试”一章展示了科学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试图将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尝试。
- ▶ 第章“均变论：优生学背后的教条”揭露了“科学事实即使没有哲学也是有效的”这一观念背后的教条谬误。
- ▶ “ 科学是指导生命的原则吗？”一章揭示了为什么科学不能作为 **指导生命的原则**。

反科学或对科学的战争叙事并不代表对科学完整性的捍卫，而是科学数百年来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斗争，正如  优生学文章深入探讨的那样。通过宣称反科学是异端邪说，科学界试图压制合法的哲学和道德探究，其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教条主义，因此可与宗教裁判所迫害相媲美。


正如哲学家 **David Hume** 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价值和道德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



(2019) 科学与道德：道德可以从科学事实中推导出来吗？

这个问题应该由哲学家 **大卫休谟** 在 1740 年解决：科学事实没有为价值提供依据。然而，就像某种反复出现的模因一样，科学无所不能，迟早会解决价值观问题的想法似乎在每一代人中都复活了。

来源: [Duke University: New Behaviorism](#)

总之，对那些质疑科学的人宣战必须被视为根本性的教条主义。哲学教授 **Justin B. Biddle** 正确地指出，反科学或对科学宣战的叙述在哲学上是误导和危险的。这种叙述不仅威胁到自由探究，而且威胁到道德科学实践的基础以及对知识和理解的更广泛追求。它清楚地提醒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  优生学和转基因等道德敏感领域，需要持续进行哲学审查。

打印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



转基因辩论
对优生学的批判性视角